

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于列子不謁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識哉心閉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郢折傷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輝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逐擯而斥之以為毀管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為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感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宰問其為聖則避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不為其知具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

周旋變故不離於具既不為卷婁藥瑒之強賂亦不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具知具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具樂莫知而終言其具知真能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通進

灸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夏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叢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原缺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

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真始或為終終或為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鷄為鷄鷄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鷄之所終鷄之所始鷄以為終布穀以為始布穀之終鷄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圓於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黝黝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

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為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為有異乎物之為有也。不可言之為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為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真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遺有也。以夫天地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管之東，復猶管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管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幽則

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幽之西管之東。其偏於兩靈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解曰：一身之內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鯁鵬則遊於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鷗鷗，鷗鷗不有餘於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為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遺矣。即道而言雖

一芥之微莫不含有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困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合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輔相之道既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鼇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游者始時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顛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莫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

然之中妄為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惱之氣勝而道之周備成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顛頊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則天地折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

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并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并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為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韋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隣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為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仰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與者木之為燭者火之鏡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

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掛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具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折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訖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暫峙為毒以夫峙而不動為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訖之於帝而帝為之命禹強也禹強

北方之神靈龜為之使故禹強使巨鼈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鼈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置故必合衆力迭為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為物而我所資以為安矣則物必有為之害者而物又將為我害矣是以有鼈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鼈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既侵小龍伯之民使俎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與負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詭人長九寸荆之南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饒俞師曠方夜摘耳

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

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目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為蟲臂以之為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為人

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為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隔於道冥壺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為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

已矣

考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速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盡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兪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巨江通達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擔甌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備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草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在上中虛不室其循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漢也臭